



树三咏

安徽合肥 张武扬

定风波·咏水杉

隽骨穹苍涧水喧，烟轻润雨染雄观。豪气直攀擎雁影，争顶，秋霜劲气凛梁川。膏壤根滋知夙幸，诚敬，挺然阅世问云攒。幽梦沧波谁欲映，啸咏，任它风雨百千年。

木兰花·咏栾树

过雨翠峦枝叶舞，苔露笼烟飘不去。游子句，认江南，梦里几回携君赴。犹忆荡尘初遇处，莫负蕊黄留雅赋。缄言齿岁向高开，栾树问秋花几度？

鬲溪梅令·咏桂花

濯尘野色拂长堤，著斜枝。得意阴晴烟水、雁归迟。桂馨初发时。暖香吹梦试新诗，踏歌催。纵染秋风盈袖、故人题。月吟花满枝。

闺蜜

安徽长丰 刘恒

女人都有自己的闺蜜。我的闺蜜是三个如花的女人：桂，艳和荣。我们数十年间，同欢喜，共悲辛。最近，桂又有了新的对镜贴花黄的下榻之所，替她高兴之余，想到将来的各奔东西，心中不免若有所失。以往“丹桂竞艳，其乐荣荣”的日子在以后的岁月里还能久存吗？

桂，白衣天使。身姿曼妙，明眸皓齿。平日里除去白大褂，常常是仔裤搭毛衣，间或搭T恤。四十几岁的人了，看上去依然清纯透亮。桂的老公供职于财政部门，他们有个倍儿聪明的娃，工作之余，夫妻二人潜心于对孩子的培养教育，儿子大卫，学业有成且拉得一手好琴。桂是我们一帮朋友的“御用天使”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去找她，她总是忙前忙后，照顾周到，两个酒窝衬托着的招牌式微笑时常洋溢在她的脸上。

艳，江南美女。二十年前的一天，她披着一身阳光走进我的视线：高挑丰腴，长发垂肩，脸颊微黑却泛着青春的光泽。着背带仔裤，登运动鞋。爱情的力量使得她远离故土，来到这里，而彼时站在她身后一脸得意的男人已屈而立了。许多年过去了，现实证明艳当初做对了选择：经过一番打拼，老公的建筑公司运营稳健，生意越做越大。现在的艳俨然是一个小资女人：美容、养花、购物、旅游，日子过得颇有滋味。拿了驾照的她偶尔还能替老公开车——在他醉酒的时候。当然，公司的来往账目也都装在她的心里。朋友们聚会，买单的通常是他们。我们常说：他是她的潜力股，她是他的绩优股。

荣，大学学历，架副眼镜，气质儒雅颇具学者风范。荣受聘于社保中心，工作的内容就是核算单据。这使她每每心生抱怨，说是那些枯燥的数字整天就在她眼前跳舞。荣和老公相识于她大二那年，那时候他已是一名中学教员：敦厚幽默，业绩突出。时至今日，荣在谈及当初之事时，依然是一脸甜蜜，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荣爱逛街，理由是：钱是挣来的，不是省来的，女人不消费，对不起自己。去KTV，回回都要唱上一曲《女人花》。每逢双休日，荣必到我这里来倾诉一番，临走丢下一句话：“妹子，给我包顿饺子吧！素馅的啊！”

日子像飞泉的泡沫转瞬即逝，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。回想当年，我们都是花，开在枝头最高处，明艳得不可方物。然枝头鸣凤纵羽翼华美，终需一方归宿。二十多岁，化身贤妻良母，彩衣罗裙，更作荆衣粗布。侍亲弄子，操持家务。昔日之风景，渐成明日之黄花！油盐酱醋茶，构成了琐碎生活的主要元素，只有岁月积淀下来的些许闺蜜情，始终伴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，执著而温暖！希望多年以后，当霜染两鬓之时，我们还能在夕阳的余晖里携手漫步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

记门建林

安徽合肥 苏天真

人的一生就是与许多人、许多事相遇，我和门建林注定有交结，这是福分。十年前，那是一个炎炎酷暑，知了抱树而歌，翠盖万重，火风托肘的晌午，头次见他，迎面走来一位光着脑袋，上身穿一件半旧的短袖工装，足登一双棕色凉鞋，显得比乡下人还要乡气，眉宇却很舒朗，清亮，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你。采访时，我为他对流浪乞讨救助政策法规和当下救助领域的熟络，以及语言表达的准确，逻辑思维的缜密吸引，对他的采访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尚好的文章。我特别想知道他对流浪乞讨现行政策的评价，这里有三分好奇，更多的则是尊重。

2001年晚秋的那个凌晨，门建林刚与社会救助交手，却固定在记忆的深处，清晰如昨。当时他的心空空荡荡。半年后，和救助对象接触多了，心头的那泓水，解冻了，扬波了。由人及己，他竭力往救助者的心湖捎去温暖，春风化雨。在我，就是受他润泽的一个。由人及己，我就想到了蓬头垢面，全身散发臭味的乞讨者，怜爱的他，满怀希冀地播下大爱。他确信，播下去的就是希望。但这份工作显然挣不到多少钱，无法先富，温饱而已。我想我遇到了一个一生的“志向”只想当救助站站长的人。卡夫卡式的家伙，胸无大志。一匹马只是想当一匹马，连“骏马”都不想当，其实不然。

半月前，我来采访，他拽着我去救助点，无论如何要让我接地气，长见识。“你搞新闻的，就得多走基层，看真实的生活场景。”他说，“不能只听汇报，看材料，走秀场，要谨记于心，笃之于行。”他几乎在扮演着我的好老哥，或者，我那导师的角色。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精力，总是神采奕奕，谈起流浪乞讨救助如数家珍。

后来我才开窍，只不过他比我理性，理性多了会消磨掉一些感性。比如我，就是太感性了，成天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，跟那种被掐掉头的蜈蚣有什么区别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跟我说了一些掏心窝的话，显然，他把我当成他真正的朋友，这样才能把深藏心底，无处可说的话，大胆地说出来。

门建林不满足于“安分守己”，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救助环境。如何将流浪乞讨中长期滞留人员由“寻亲找家”向“认亲安家”延伸服务，对未成年人保护做到“救助”与“保护”并举，到推动全国首例异地撤销监护权案，创新困境儿童“叠加监护”他做了不懈努力。《人民日报》用“唤醒沉睡的条款”点赞，他获得2021年度安徽省十大法治人物，这高光时刻，也叫人揣摩门建林生命精彩于退休后还念兹在兹。

近二十年，门建林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营度过。北京、杭州、昆明、蚌埠、黄山，方圆千里，他经历的各种人和事如潮汐般，潮起潮落，接受调遣，听候分派。2001年，门建林转业，带着“学习探索，兼容并包”的思想进入流浪乞讨救助管理站。

机遇，是百尺竿头的欢呼。在流浪乞讨救助行当里，对门建林这位救助保护领域的行家里手，仰慕已久。

如今面对面采访，亲聆谈吐，自然大喜过望。他天生一对大耳，见人总是笑容可掬，双眸有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，它犀利却冷然有声。他的谈吐，风趣中不失仁蔼，谐谑中自有分寸，十足中国军人的睿智加上学究般的儒雅。他的一些救助保护鲜为人知的见解，尤其令人眼前一亮。

诸多事，门建林喜欢较真见底。那年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，车轱辘行驶在冰面上像醉汉一样走起蛇步，危险如影随形。同伴惧于险象环生，纷纷露出畏难情绪，他却迎难而上，领着同事挨个桥梁涵洞逐一摸排。这当口，天地苍茫四周围扩张着无边的白光。唯有他，拖着发烫的躯体一瘸一拐，伴冷寂默默前行。

那一阵，门建林常常为流浪乞讨人员寒冬送温暖中丢失自己。寻亲找家，认家安家，让爱回家，叠加监护等，门建林兀兀穷年研究实践救助保护难题，补短板，把优势做大做强。他深知，社会救助犹如仰山铸铜，煮海为盐，终无止境。他告诫同事搞救助要有储满炽爱心胸，菩萨心肠，既要重视又无需墨守。门建林在工作中卓尔不群，处处想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好救助与保护，“以刻苦为人，勤奋救助”来自警自律，有些书、法规、文件他反复圈阅，每次用不同的笔迹来标注，反复琢磨，消化吸收。

门建林对社会救助理论学之道，尽管他在延伸救助、教育矫治、叠加监护专指自成一家，已是一方翘楚。身为救助老兵，自己如断崖旁的一棵青松，深井口的一弯冷月，流水倒映云松孤影，自由自在。他仍以当事者为荣，他的眼光里蕴含着胸襟，一种顿悟，这是人格精神的升华，这是蓬勃创新实力的凝注。

六十花甲，经历大风大雨，见惯沧海桑田，心说趋于沉静；那天中午，我随六十好几的门建林穿越几条街区，有高大水杉的小树林，城市幽暗的灯光播撒在我们身上，远处各种车辆奔波忙碌的声音。我们边走边闲聊着，我的内心洋溢着滚烫生动的情致。他的话亲切温婉，口音里夹杂着珠城水乡的柔软，他向我讲述自己在乡下的过往，当民办教师的快乐，人生的境遇，美好的片断……虽然韶华已逝，但他雄心犹在，近乎饥饿地描绘着未成年人叠加保护未来蓝图的现实。